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四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張

萱

孟奇廣東博羅人
西園存稿

答錢簡栖山人

間者曾著答客詈及前後餽貽諸君子求多之說見
輩欲請而焚之謂有德於人願忘之也今得足下來
教則前書又當懸之國門矣頭顱可知光景有限何

此論極刻而不傷大雅是有意思人語

所希冀而割國課養私交以博逶迤之虛名哉况諸君子所為宿昔故者特知有關吏耳非知有張孟奇也關吏一罷張孟奇即日事請謁諸君子有不掉臂而踰垣者乎夫張孟奇自為張孟奇諸君子自為諸君子諸君子何負於張孟奇孟奇亦何負於諸君子哉嗟嗟束髮遊海內三十年於茲閱歷多矣世態物情不勘自破矣鄭當時之置驛孔北海之開尊何益乃公事

答親友議婚

先司徒及先太安人生平不問卜不推命男女婚姻一言即決亦不待媒妁之往復也故兒輩結褵並未嘗先求庚帖兒輩八字僕亦僅能記其某年而已其月日與時皆不能詳小女今十六歲辛丑生其月日與時亦不能詳也庚帖造命也命曰造便當造之必欲得小女庚帖乞遲數月俟有精於推命者令其造一八字極富極貴極多男方送來如何一笑一笑

答陸仰泉太守

恭捧佳刻心目頓開寢食俱廢始而喜既而悔終而

全不認真越絕

世俗強作
晚事語真
爲可笑

且悲蓋盲者獲視。痿者獲起。安得不喜。束髮而遊。輒
徵。逐於口耳之末。茫然無所歸宿者。六十年。安得不
悔。而今已矣。人壽幾何。又安得不悲。第李延平既老。
而後爲朱考亭高足弟子。雖不敏。亦嘗奉教於大
君子矣。不知尚可以白頭從門牆作一問字人乎。復
念先賢有寧爲真士夫。不爲假道學之語。心竊疑之。
夫真則俱真。假則俱假。未見假道學之可爲士夫
也。臺下亦見真士夫。而非道學者乎。伏讀臺下東齋
玄圃少宰書。脩則齊脩。止動歸止。及漢人以經術飾
吏事。淺乎睹矣。不覺四體投地。夫經術真則吏事真。
吏事假則經術假。何待飾。亦何能飾。漢人不聞道。正
坐飾之一字耳。卓哉先生之見。豈小儒所能識乎。

答僧方明

上人嘗訪我於吳關。今又能訪我於西園。三十年。綈
袍之戀。與契順之訪。雪堂老人。何異。第園公鑿坏久
矣。亦以老病相尋。不能以筋骨爲禮。一切賓朋。皆已
謝絕。蓬蒿滿徑。卽數千里。命駕不敢一面。故亦不欲
爲上人破戒耳。上人僧臘幾何。乃復作行脚。日下遊

道甚難。昔人視朱門如蓬戶。上人見訪園公。是以蓬戶作朱門矣。里中朱門不乏。且多利齒兒。其噉名如噉蔗。上人錫鉢不至寂寞。第嘉桑樹下不宜三日宿耳。偶得賣菜錢。聊佐剡溪雪棹。固不必見戴安道也。

答鍾贊宇觀察

承翰教僧方明募緣事。門下之護持名勝亦篤摯矣。此事已經二十餘年。弟猶憶計偕時曾過峽山。笑詰方明募緣所得作何功果。渠云已修某處某處。此卽飾詞。第題簿者雖十。踐約者恐亦不能二三。僧原以

後教中廣
天法如是

此給人人亦以此給僧。彼此交給佛菩薩。且置之不問。我輩又何必復問耶。

與陳元朋進士

去冬急足以疏請侍養。入長安。曾具數行。馳不腆爲木。天主人陳元朋取酒。不意故緘空返也。七月旣望。督學陳公始以翰貺至。繫我元朋。乃屈首銅墨。乎木。天主人何人也。荆溪爲三吳山水最佳處。何必遽廢嘯歌。夫腹卽負腰。腰卽負舌。第元朋不負元朋足矣。又何必擁一條水餌。清涼散也。弟旣廢棄。然蠹魚之

癖老且益篤。研且凹。筆且冢。獨恨僻處荒陬。如來教所欠。有心人。瞪視慧牙人。彈舌耳。嗟嗟世網可憚。誠如來教。第人自罹之。弟之有今日。非有於今日也。荆溪滸墅。一衣帶水。元朋亦試詢之。於輿人乎。生平嗜書。書則滿載矣。古人謂居官。卽木枕。亦不須作抄書。亦風流罪過。其然。豈其然乎。

答鄧虛舟觀察

台駕何日錦旋。數日前偶從寶安市。糴者得足。下駟馬橋狀。彤蓋金魚。雍容甚都。然猶未悉建牙何地。趨

自謙之言
背成異彩

裝何日。第云方有事於土木。羅浮秋色。得無邀綵筆。而枳丹轂乎。弟日來病與年爭勝。志更與病爭勝。抱甕腰。鎌卽勤。四體本來慧業。尚未唐捐。極欲勉短一言。以抒懷賢。狗知之臆。第貴人晝行呼諾。滿前歌鐘。滿後田謳。牧唱不宜。旅陳耳。倘餘霞散綺。不以幽谷枯巖而責及之。則精光未鑠。五步之內。尚能令前茅日逃也。衡岳佳誌。想已盛行。饒眼欲枯。非一日矣。小詞一幅。粗筭二柄。街頭蓮花落也。近况如此。差亦不惡。故令兒侄輩書上。

復劉冲倩

時以問世在言見示

僕嘗謂今人百病皆有。惟狂病獨無。何以故。未見火而思避。焚未見水而思避。溺誰其能狂。藉令舉世而皆狂也。黨於何有。又安所爭。王伯安曰。破山賊易。破心賊難。僕亦曰。破衆人之黨易。破自身之黨難。何以故。面也。心也。口也。足也。皆自己一身也。今人面一黨。心又一黨。心與面爭矣。口一黨。足又一黨。足與口爭矣。一膜之內。轉瞬變之。而欲人之不黨乎。而欲人之不爭乎。故僕又嘗謂君子不黨。今人亦不黨。君子不

有此等透
快議論總
是世趨日
下

爭。今人亦不爭。今人無真君子。亦無真小人。何以故。面如心。心如口。口如足。足復如面。彼此角立。向背臚分。可暫可久。可生可殺。其爭乃決。而其黨乃成。若今日烏合。明日獸散。今日倒戈。明日憑軾。今日爲君子。明日爲小人。今日爲小人。明日復爲君子。名之曰黨。寃矣。名之曰爭。又寃矣。名之曰真。小人則寃之寃矣。故今人特患其不能黨。又患其不能爭。直須一劑大承氣湯。乃爲因病發藥。若足下之平和散。僕恐其因藥而發病也。

示兒輩

子瞻書六一居士傳後曰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也居士與物均為不

余嘗謂古今奇玩皆有神物護持收藏賞鑒皆人間清福第一等事獲享清福能有幾人以二百金宋板之史記易馴鴿一雙百餘金名窑之鼎博歌樓一笑者此皆前賢之哲嗣而後俊之翹材也彼豈不知清福者亦自不能享耳况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大中丞之赴市曹大將軍之竄萬里非上河圖哥窑瓶為之崇乎語曰多藏厚亡又曰慢藏誨盜嗜古者念之能不慨然嗟嗟此等清福惟風塵外人乃能享之畢一

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達觀妙論與此篇相發明

生之心力羅四出之奇珍重貨而厚售巧取而計奪祗為厚亡誨盜之資而已蘇子瞻有云書畫奇玩年來眎之不啻如糞土此有激之言周公謹嘗為雲煙過眼錄後人謂其能空諸愛戀貪着之想第今縉紳逢掖之家有畢一生而過眼無半點之雲烟者抑亦神物之所忌乎余藏書畫處以雲烟過眼名凡我子孫能令雲烟常在阿堵間不至如蘇子瞻身世之感以前人所寶愛者為糞土則清福家傳一日當十日也

與區叔永

宋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建言詩為元祐學術不可用時李彥章遂論陶潛李杜而下皆貶之因歷詆黃張晁秦等請科禁何清源遂修入定式

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真千古笑柄

可為今人作詩之戒

宋大觀初蔡京欲盛行王安石新經故詩賦之禁甚厲時宰相何正獻公執中遂以御史李彥章之疏追奪杜甫李白二公官職而力詆秦觀黃庭堅輩以戒天下之為詩賦者余每拊掌此大曉事宰相真四公益友也居常嘆恨李杜二公皆我輩面孔中人止多拾遺供奉官職耳當其身何不蚤自免去成就一個詩人而身後始幸見奪嗟亦晚矣夫詩天地所秘惜鬼神所護持今人所為耗盡一生精力終身不可必

得者一得之則三旌不足為貴萬鍾不足為富壯哉杜李二公身前則占斷一時身後則占斷萬世令它人不得少有覬覦睥睨於其間此何等生活尚欲以拾遺供奉橫附二公贅疣乎余故不能詩兒輩數人粗好紙筆往往欲起而為詩余每獨立輒呵責之汝輩豈滿身是膽福力齊天平何不覓一易成就太穩便生活微三旌取萬鍾温飽身前乃橫取今人終身不可必得者以自苦為叔永其自愛今曉事宰相故不乏也

曹履吉 元甫根遂江南當塗人博望山人稿

與張北海吏部

元甫先生諸牘筆墨傲異全無蹊徑別有胸懷

台臺正席清通銓管海內而陳人竟不謀便足稱賀是古來高誼獨有憐范叔一事而王貢彈冠亦作熏轅世態矣豈通論哉奈時事不同即入山已深尚須握粟出卜而長安竿牘不測更爲寒心且聞近來諸公入行中俱作啞謎即所狀寒暄俱費迴環射覆封題僅盈寸許如郭汾陽截藏之紙似非全盛文物所宜然小心敬戒固亦不得不爾 不肖弟既已北山習

王季重先生一字遂東爲當塗令元甫先生極受其知遇因更字根遂前輩之不忘師資如是

隱豈復子墨強走京華坐是空有夢馳絕無腕裁左右兼以曩時同遊目擊親切中心不欺者上可以告之聖君下可以告之朋友無所不竭正不令 不肖弟知而在弟請悉以臆亦無所不知大抵言者未必爲而爲者不必言此天地鬼神道義數字尚留在有心人一輩間二儀之所以不毀五倫之所以不缺初不爭擎拳於毛穎君也

寄吳玉符

足下之爲詩此亦天下有目者之信矣而必欲徵信

爲文自是
如此妄作
者強就之
耳

於不佞之言再勤端使灑灑駢言在排比之外別見
精能披襟驟當愧不敵快卽擬揮數字屬三日中客
子與公會交集急不能作兼不佞賦性鈍而且僻凡
有妄作卽小致孤懷亦聽其自至不爾卽呼之不應
乃冗劇中彼尚未來而使者苦不能再候故且以數
行付之或知不佞之無足徵信不如其已留拙手以
待尊卷之行倘必欲命之再俟刻來攜歸足下當取
道敝里不佞無所逃於面迫也

與阮堅之先生

氣味深造
浮艷不敢
犯其筆端

詞家相標賞語求其人真實不愧古來所少亦絕難
工第作者以其所賞寫其胸中一段虛懸佳處每手
杜集投贈諸什中讚一人自有就中驚人語固非少
陵不能耳辱先生惠高篇搔首天門長空大地等句
若此下着一遜讓便有三分不識羞要見此道沉着
抑揚之變已盡逢人點定自不求異不苟同妙句橫
溢卽離非泥令當者不暇計其所安而祇驚造境之
所至卽先生後先諸名人嶽嶽騷壇上首無所虛左
乃移其最下解於菰蒲中人苟識境之所會出虛懸

以驚人。吉縱徐得其所不安而亦不謂非其情也已。故但有識志而不及遜讓可也。

與唐君俞

小簡何以遂引珠玉。早知走筆而莊用之。再將足下風調口多微詞。驀然轉入令讀其詩者。既自叫絕。又於引中想足下之披襟而絕倒。卽拙簡不能摹詩之神。乃能摹人之神。莊篇而戲點之。漆園之妙。固在寓言。什九也。

與文學劉旭

韓昌黎飛筆爲形容贊說。用天地大江等語。往以爲文人。但取開章混茫耳。今把兄手書滿幅。新文數十篇。快躍不可名。更欲學作韓語。了無從狀。乃悟古人率突處。固意有所極。翻恨吾足下。與此公蕭條異代。無能品目之也。弟與足下居比鄰。有耳早於目。卽微宜生言。已久往矣。兼宜生言。卽微旭書。若文已意中。貌一旭矣。兼書若文。復自貌。不肖弟平生好奇。占星望氣。乍得果當其人。此下更能下一語。自喻於君前乎。

與徵君秦京

維時有秦京足下。厥係匪細。近代少真山人。遂多假詩人。假詩人掇拾餘人口汁。遊諸君門。人既在門。詩便入市。詩既入市。人逾不在山。此其詩品人品。固無足論。今即高之頌京老。真自有詩。真自有山。屏跡女陽村墟。數十里外。邦君欲有問。輒遙過其廬。非是則不得見焉。然此詩家自了。詩人中自了人。如禪家自了。漢耳不佞。履吉所奉京老者不在是。

與阮太冲

人之所見。類不能同。若世趣之所去就。見不同者鮮矣。於此有人。超世獨立。而自矢不為流俗見者。見之亦如見所常見之人。果猶未免為鄉人也。以足下之學博而精。才捷而正。論辯而當。而謂世無能好之者。此宜不可信。即足下之人。矜檢多風。恢拓多度。而又觸機警絕。列眉指掌。此的的是盤錯之用。而謂世盡妒之者。亦不信。乃文章之事。今後世自分明無疑。而獨疑足下之世。莫能用此。即不宜妄薄。一世人謂其尚不解。如要其獨立者。可知也。足下方且振衣千仞。

韻言

極寫頌京
老一段以
不在是三
字掉轉便
是極寫京
老

高蘿栖曰
予嘗爲周
櫟園先生
序其詩集
意實如此

而角觝中人。乃操衡纊而程其後。嗟夫。浮雲之事。不
必遠指。燼滅卽里左右。一時濟濟與論。寂寞身後。恐
未有計。而頭上此老破世趣外一格。置乃公於今後。
世分明無疑之途。蓋其所予在此。不在彼明矣。向來
所以妄薄一世人。尚不解妒者。謂其只以今人量今
人。不設以身作後人。追今人誠作後人。追今人肯當
面錯過。古人後世之今人。而讓此無限遙賞與後人
與此。履吉所以得當足下。有親見楊子雲之感。重言
嗟嘆。不足爲喻。又不止於自針砭流俗鄉人而已也。

與冒伯磨

前晚出東郭。坐雨中一夜。曉霽挾一形家。盡姑孰北
界諸山。達於大江。尋支龍而南。從土人得岡巒小徑。
時雨歇。水溜長松根下。都成澗道。行人草屨與驢跡。
踏澗中水石子。其聲淙淙有韻。追想自來遊里中諸
山。此境未有。投至疾行南條界盡。西山之日已沒半
規。幸月出復乘夜返。以雞鳴入城。合計一日夜。凡百
五十里矣。就枕一覺。正有餘倦。而見贈佳篇。適至。冒
先生行天下。閱名人多矣。乃于姑孰偏好。弟而又好。

懋氣似與
鍾竟陵一
而蒼異欲
出其上

其最偏者。讀至雕龍繡虎。置勿敢道。尤憐雅性絕偏。頗句。履吉不覺失笑。不審成得何偏。而云然邪。雖然。磨老于此處作相法。不謂之千古知言。不可凡磨老詩行後世。今以雕龍繡虎相推人。未必信。但說其人。之偏。則斷無不信者。計此詩之工。翻以詠偏得傳。而所詠之人。亦藉以傳其偏。則弟之行。后世必矣。誦竟諸篇。服既起敬。慚亦鼓倦。展轉行吟。天風和而旭景生。又不知與昨行松根澗道中。仲季所得孰為多也。

陳子壯

集生秋濤廣東南海人秋痕

與歐嘉可

以吾嘉可而尚淹鄉書。無乃不及格之病。抑過殉法之病歟。文體一解不如一解。曩之為。惟僻汎濫者。今改而尚卑淺庸腐。此法必不能久。然此時與嘉可論文。何異對管氏三戰三北之日。而或與談兵法。有掩耳而走耳。廣州輕薄成羣。不知何地可置嘉可。若游大人。以成名。索侏儒之一飽。賢者不有以自處耶。即畫地穿研。亦有以大拙為巧者。其誰能代靈氛之告哉。歲云暮矣。念清齋煑字。風景可知。謹割俸一金。遠

豐辭婉妙

文極

致此意。舍弟少年高才。能文章。犯昔賢三不幸之慮。以師友代父兄。舍嘉可誰望焉。

與黃逢永

伴來聞玉體日勝。且發手箋云。擺却殊草草。煩惱鍊菩提。此治身大藥也。人至不好名。公等將何施。此治世大藥也。吾嘗幸漢賈誼。唐劉蕡。之不遇也。使其當軸。其所對策。未必能以傳。故二子者。以不遇遇也。若抱大藥於海濱。不轉令人思二子乎。鄉閭之事。醫者非病病者。非醫然。自不容袖手而傍觀耳。

東張涵月

識得此意。則雞猪魚蒜。逢著即喫。生老病死。時至即行。識不得此意。則郭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廣成子住空。同萬八千年。均是添重公案耳。與長者期不至。此子可教否。

辭氣壯潤

釋函昱

天然和尚廣東番禺人本姓曾癸酉孝廉
丹霞錄 栖賢逸錄

復李田叔居士

貪嗔癡自公有之。亦可自公無之。所謂無者。譬之四支。斷不復用之。方為真實。非可待其既滅而謂求之。

此中殊有
至理莫當
做和尚樹
塗語

了不可得。何難復起乎。昔有俗士問天堂地獄於智
藏禪師。藏曰。有士曰。曾問徑山和尚。皆云無。而師獨
曰。有。何也。藏曰。居士有妻乎。曰。有。徑山和尚有妻乎。
曰。無之。藏曰。他道無。即得。今公若果求起處。不可得。
則當不復有矣。若在有中。而謂其無。只恐掩耳盜鈴。
他日。瞞黑面居士。不得耳。

屈大均

華夫翁山廣東番禺人

與龔柴丈

幕府多暇。出尋武靈武安戰陳之遺跡。恨平生學古。

意殊壯激

兵法不得當。此黃沙白草。一展所長。徒飲酒賦詩。以
送歲月。致千秋之下。以詞人目我。豈不傷哉。不如足
下閉門灌溉。為於陵仲子之所為。猶得全高士之節。
昔人遭時不偶。則退而為高士。聞足下新家清涼山
曲。有園半畝。種名花異卉。水週堂下。鳥弄林端。日長
無事。讀書寫山水之餘。高枕而已。此真神仙中人。僕
勞勞邊塞。馳騁無益已矣。行將歸與足下。為老圃矣。
林向哲 十叟福建莆田人

與侯官高雲客

兆論詩書

可爲嘆息

前代詩過於宋元嘉隆之際。歷下振開元大曆之律。濫觴旣啓。沿襲成風。正以其好爲比同。使人厭棄。反不如晚唐之才情逸致。爲可喜也。公安竟陵相繼起而攻之。各相左袒。遞爲雄長。蓋前代事之不可爲也。成於門戶。而詩之不可爲也。亦肇於門戶矣。至于近日譏吾閩之詩者。又豈知吾閩者哉。

王

宣

元佐福建晉江人

與黃蓮峰文選書

先生仕而處至劇。探萬卷。續千篇。矻矻猶未已。雖然。

使先生以嗜學劬書不已之心。待天下之賢。而其心之不忘不已。殆有甚焉。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僕尋

常讀昌黎上宰相書。輒厭薄之。一日讀程子與韓公范公泛舟。有屬吏謁韓公。求薦舉。公不悅。程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人。顧使人求君也乎。韓公無以語。愧且悔久之。使今之內外百執事。皆以程子之心。待天下之賢。亦能如韓公之媿且悔。則雖上書如昌黎。猶當尊榮推挽之。而况於道誼高峻如陳公甫。陳刺夫。胡居仁。陳茂烈輩。顧不能識其人。聽其老死于山。

前接足下書喜慰累日深幸風雅一道藉有同心因爲足下陳古今作詩大意古今論詩者無慮數十家然未聞有得於作詩之大意也作詩之道莫備於孔孟何待外求哉夫子言典觀羣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孟子以意逆志尚論其世之語學詩之道盡矣詩本三千刪之至三百則選詩寔自夫子始也詩之出於宗廟朝覲饗燕固無論矣然其間里巷小民女子所作得夫子存之遂可與典謨訓誥爰象儀曲並垂爲經今學士先生所冥搜苦

論詩之正

索而成者反使世間爲可有可無之物則何也蓋學士先生所求者不過於體製格調音響而不得聖人所以作經之意云爾得其意者卽如春秋卿士相見賦詩斷章取義足以聯好達情今輕用其詩贈送不情僅同於充餽遺筐篚之具而已豈不鄙哉謝安石聞怨歌誦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出席流涕羊曇過西州咏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此二事千載聞之猶爲感動今人遇此作述懷述感未必能動人如是無他不得其意而端求之於體製風調音響故也

可為嘆息

前代詩過於宋元嘉隆之際。歷下振開元大曆之律。濫觴既啓。沿襲成風。正以其好為比同。使人厭棄。反不如晚唐之才情逸致。為可喜也。公安竟陵相繼起而攻之。各相左袒。遞為雄長。蓋前代事之不可為也。成於門戶。而詩之不可為也。亦肇於門戶矣。至于近日譏吾閩之詩者。又豈知吾閩者哉。

王宣 元佐福建晉江人

與黃蓮峰文選書

先生仕而處至劇。探萬卷。續千篇。矻矻猶未已。雖然。

使先生以嗜學劬書不已之心。待天下之賢。而其心之不忘不已。殆有甚焉。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僕尋

常讀昌黎上宰相書。輒厭薄之。一日讀程子與韓公范公泛舟有屬吏謁韓公。求薦舉。公不悅。程子曰。公為州太守。不能求人。顧使人求君也乎。韓公無以語。愧且悔久之。使今之內外百執事。皆以程子之心。待天下之賢。亦能如韓公之媿且悔。則雖上書如昌黎。猶當尊榮推挽之。而况於道誼高峻如陳公甫。陳刺夫。胡居仁。陳茂烈輩。顧不能識其人。聽其老死于山。

一切得大
幻緣皆可
以一夢寄
之一夢銷
之

林不用耶。此事自李文達彭從吾諸老沒後。都無人
主管。俗吏腐儒恣意橫流。在今日。會當有任其責者。
先生仕而知學。學而知道者也。其何以辭為。

趙世顯

仁伯福建閩縣人
芝園文稿

致友人宜興酒注子

昨擬以義興酒注相遺也。注忽見夢曰。吾事公久而
且昵。茲去公而他也。公能無時時念我。且時時來盼
我乎。第來吾必為公傾倒矣。予應之曰。新主人坐客
常滿。子往矣。予將面子時時也。願子日與青州從事
遲我于河朔之間。予終不吐棄子。注唯唯。今特命長
鬚進之左右。惟左右所指揮之。傾注之。幸甚。

鄭磊

三石福建侯官人

與酒徒陳天亮

酒徒得酒所矣。翁子守天台。舉天台之酒。以醉一陳
生。何求不得。但恐淵明重觴忘天。吾兄重觴忘故人。
耳。陳生醉後亦能賦新句乎。幸以教我。台州儻寄天
台竹杖。至吾便來觀赤城霞。

釋元賢

永覺禪師福建建陽人
朱大儒蔡西山後
鼓山籙言 鼓山晚錄

與人

今人見諸佛。便作奇特想。於自己便作下劣想。不知諸佛只是本分的凡夫。凡夫只是不本分的諸佛。分內珍寶。掉頭不顧。分外艱苦。甘自承當。哀哉。

又

旌旗蔽空。尸骸遍地。此吾之悲也。非吾之憂也。白刃環躬。饘粥弗繼。此吾之窮也。非吾之憂也。所憂者。魔鬼入室。禍起蕭牆。將來之事。有大不可言者。在耳。昔魔向佛誓曰。我今不奈你何。待末法入你門。著你衣。

須知儒門亦有此輩為憂方大

喫你飯。稱你弟子。以壞你法。佛曰。汝壞。但自壞。吾法不壞也。今日自壞之狀。靡所不有。雖曰法不可壞。而法門破矣。化儀滅矣。雖佛亦且奈之何哉。

又

博山來禪師謂余集生日。宗門中事。貴在心髓相符。不在門庭相紹。若實得其人。則見知聞知先後一揆。絕而非絕。若不得其人。則乳添水而味薄。烏三寫而成馬。存豈真存。故我意寧不得人。勿授非器。不得人者。嗣雖絕。而道真自無傷于大法。授非器者。嗣雖存。

理味深至不獨識切有法者流

而道僞反自破其先宗有智之士當知所擇愚按博山之言若此可謂真實爲大法者也今其嗣雖少而世猶仰之如麟如鳳視近日之妄授非人反辱先宗者又奚啻霄壤哉

答新城江孝廉

疑之之念固爲覺體之障有志者因其勢而善用之則反可假之以爲破障之術故求悟者必貴疑夫人心之機不凝結必不能開豁如隆冬閉塞實釀泰元若氣泄而不完則其發生也必無力故貴疑者貴其

平理寫得
透關便是
奇文字

疑則凝結也法界之源不深研必不能遠到如雪夜孤軍深抵蔡城擒元濟於榻上豈爲分外若以披靡之卒遊其外藩望蔡州若天上矣故貴疑者貴其疑則深研也是知疑爲悟因悟爲疑果殆若暗之必有明而吸之必有呼矣至於疑而悟則悟且不存疑於何有正足下所謂忘之則一者是也豈更憂其將忌作藥哉

計東

甫草江南吳江人

與同年錢湘靈書

此亦有心人

昨足下稱某鉅公好士。但不當以某人與邑子某並致傾倒之意。恐失天下士心。甚善甚善。僕向客中州亦遇某公相待頗厚。而僕意快快。不久辭去者。觀其厚。僕與彼中一老僮無異。僕耻與為並。且以某公衡鑒。非真知士輕重者也。桓宣武在江左。氣勢塞天地。幕下一袁虎耳。與伏滔同被寵遇。每呼袁伏。袁以為至辱。韓淮陰能俛出屠中少年袴下。而鬱鬱耻與噲等伍。夫絳灌功名。在當日亦頗著矣。然與淮陰同為列侯。共朝謁。則淮陰必不甘。豈絳灌反不及屠中少年乎。高下在心。自有默默不能平者。固未可為不知已者道也。悲夫。然士既以不能自立降志。依人亦何所不可忍者。袁伏同呼噲等為伍。亦安之若命而已。我是以思楚狂陸通輩之不可及也。

又

平心論之
白當爾爾

昨與足下論交。謂貴盛之交易。隙而窮愁之交易。驩信然。乃足下嘖嘖魏其侯。灌仲孺相從于死一事。謂丈夫意氣。不當爾爾耶。僕退而思之。足下言過矣。夫當日殺魏其侯者。灌仲孺也。灌即族滅。不足以報魏

史公云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蓋一肚皮純是熱鬧故必以丞相一過爲重也千古而後却被甫草道破

其而足下以仲孺爲有意氣乎。兩人旣皆失勢家居。意皆默默不自得。相與結驩如父子足矣。灌旣賢于引去之諸客矣。灌仲孺自許男子。何苦以過丞相爲重。且以丞相之過魏其侯爲重。使侯之夫婦市牛酒灑掃以待丞相也。丞相卽不來。亦何足輕重。何苦再過丞相必責其一過。飲酒極驩以重魏其夫田竇之隙。自用竇之欲交驩始也。由是觀之。灌仲孺乃一庸妄人耳。以是爲意氣。我恐足下未審於窮愁之交。卽未知君子之交矣。禮曰君子淡以成。使仲孺當日不

翁望丞相熱則可謂能淡矣。兩人雖極驩無害也。

與門人吳詡書

莊子與惠子之交最驩也。莊子平生之交蓋少也。惠子沒。莊子乃寢談著書。欲以不死其友也。故於內篇第一篇兩舉惠子。謂莊子結之。於第五篇亦然。其餘或叙惠子爲相而已。往見之。或敘同遊于濠梁之上。或叙已妻死而惠子弔之。責其不哭。或叙惠子死而已。過其墓。凡已所與問答論辨之人。惠子外無幾人焉。乃其卒篇則盛詆惠子之書。道外駁而言不中。凡

意本如是
用莊子惠
子為證據
便覺色相
一新

曲叙惠子怪詭之說數百言不休且以惜乎悲夫三
嘆惠子以終三十三篇之意若今人不得其解者必
以莊子毀其好友為負友矣嗚呼豈知莊子惠子者
哉夫盛稱其友至溢其實使不信於天下不傳於後
世此庸人之所為非所語于長者也足下明于此義
則可以讀爾師之鈍翁類藁與說鈴矣

答汪鈍翁書

承教以東文字中不宜輕有感恩之語如顧天石詩
序云者且曰丈夫不宜輕受人恩甚矣先生教予

章法俱有
大家風範

之切而愛予之深也顧東之為此亦自有說徐仲車
宋所稱節孝先生也盛稱華州崔太守之恩及考其
受恩之實亦平平耳但云崔公能使予身不勞而親
有以養也其言亦深可悲矣雖然不身歷其境又烏
知其言之悲乎使予今日亦有華州崔太守者在
我吳一二百里之內憐而客之使歲有所貯以養我
母不致勞我生以奔走衣食逐逐于寒暑之時水陸
之道讀書勵志以長貧賤浩然自足豈非大恩哉齊
北郭騷結罟罔捆蒲葦以養母不給見晏子乞所以

養者晏子與之食粟府金及晏子見疑于君出奔北郭子謂其友曰我聞之養及吾親者身亢其難卒以死白晏子而歸之范文正公在睢州孫明復屢上謁范公厭之語曰少年何不勤於學而好游若此對曰親老家貧若月得錢十貫養母卽不出矣范公爲補教授弟子春秋使得廩餼如所須之數遂不復見後十餘年聞泰山有孫先生經明行修有司薦于朝則前睢州上謁少年也嗟乎彼北郭子徐仲車孫明復三人者非天下豪傑哉猶以親之故受人之恩况于

東哉夫受恩不報非夫也不幸若北郭氏之報晏子可哀也巴卽幸而若徐節孝孫明復不至以一死報崔公范公然必若徐之篤行孫之力學始爲不負知已然則報恩誠不易而受恩良難先生之言其信然也然小人有母未知所以爲養今有如晏子崔公范公其人者乎東感之報之當不後於所稱三人者矣

與其友書

世之稱知己者其最則憐其才稱譽之援植之其次則深忌其才而必欲殺之其最不能堪者視其人無

綱好議論
然予以爲
衰世之言

能殺才士
之人蓋知
才士之不
為我用又
不欲為他
人用故殺
之也若不
能用才之
人便是不
能殺之人
公叔何明
于知鞅而
闡于知惠
耶

如此方謂
能讀古人
書今人論
文未免趙
括兵法耳

足輕重任。其自生自死。自貧賤且老于天地之間。一
不介于胸中也。魏相公叔痤薦公孫鞅于惠王。謂王
若不能用。必殺之。鞅曰。王不能用臣。又安能殺臣。夫
天下能殺才士之人。即能憐才士之人也。故凡欲殺
我者。皆我知己也。可感也。杜甫之懷李白也。曰。世人
皆欲殺。亦謾語耳。彼其時知李白者有幾人哉。我是
以歎知己之難得。而我才不足以致知己之欲殺。為
可愧也。

與王築夫書

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子瞻自述
其為文之樂。亦僅舉其半耳。於方騁筆汪洋恣肆之
時。而忽焉。沈然以止。人莫測其何以止。於意語俱盡
山窮水竭之際。而忽焉。波瀾怒生。曲折層疊。使人貽
聘。莫知其行止變化之妙。乃為文章之至樂耳。若不
得不行而行。不得。不止。而止。則是我之行止。若有所
制之者。更何樂耶。今之自命為知文者。泥古法而不
化。每藉子瞻語為口實。予故為足下辨之。

與李杞瞻書

唐荆川養疴家居，柯雙峰語王遵巖曰：「應德死矣。」遵巖方飯，投箸哭失聲。後乃知其訛也。遵巖貽其母弟京師書曰：「唐之凶問，曾不實度。京師亦必有傳我死者矣。」果然。語載遵巖集中。我侄炳偶舉問予曰：「炳聞荆川以詞臣被錮廢讀書，宜與山中十年不出。遵巖二十五作吏部郎，被黜三十一再起參政，罷去終身不復振度。兩先生當日于讀書爲文之外，無他嗜好。且遭逢坎壈，失意與人無患，與世無爭。何天下尚共詛其死，若不欲使其長生久視于天地間者耶？」予應

文人無事
常將此等
意思迴環
於胸中忽
以爲理本
如是忽以
爲咄咄怪
事

之曰：汝不見汝里中之富家翁乎？彼自豐於財，儉於家，未嘗妨於世，攫于人也。而人必憎之。一歲之中，必屢傳其不祥之事。及按其實，無有也。亦獨何心哉？夫富于文章，富于學問，與富于金錢等耳。有多獲者，必有少取者矣。多少相耀，多者必見妒于少人之情也。豈特人也？天亦然。汝不見文章九命乎？我獨怪天，旣以文章學問之權，慨然委之間，出之一二人，使多取焉。復從而妒之，厄之有遠，不如唐王兩先生之遭逢者。天又何心也？足下善言天，其教我無吝。

與宋牧仲

甲申三月初。都門一別三年矣。私念天下之大。人才之衆。求丰采言論可敬愛。才略兼文武可將相。彷彿嚴鄭公李贊皇輩。當今如宋子牧仲者。東目中實未多見也。而布衣失職。坎壈無聊之士。忍辱好奇。計勃勃。有飛揚之氣。能上下千古人物。事會得失成敗之數。及經世救時之大略。若古王猛馬周輩者。天下之大。如東比者。亦不多數人。非東莫知宋子。非宋子莫知東。顧可使兩人三年不相見。聞傳言而自疑阻也。

真正古文
氣脉不徒
以其誇大
也

平寫甚壯
由於氣足

東今者以叫閹事留國門。倘事無可爲。將舍而南游。沂大江。叩門於宋子。遙計臨臯亭。前吳大帝祠。下將必有計子吟嘯之聲。與江濤澎湃聲相上下矣。足下見此書後。幸蚤寄報章入京。囑令弟中書君相示。東再拜。

與陶菴

厚道之言

前歲春間在都門。有婁東某氏者。作正錢錄。攻摘虞山老人。吹毛索瘢。不遺餘力。東徐語客曰。僕自山東來。曾遊泰山。登日觀峰。神志方悚慄。忽欲小遺。甚急。

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潛溺於峰之側。恐得重罪。然竟無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衆。泰山不知也。客躍起大罵。然昨聞吳梅村先生盛稱。東言是也。敢以質之先生。

錢陸燦 湘靈江南常熟人

與吳介茲

弟連日病瘧。誦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句竟不愈。自誦弟詩數首。便夢瘧鬼跳跟。偃仆捧首頓脚而去。因思李白已嘲杜老飯顆。此必其族種。李赤者紫姑神處。逐臭多年。今方出頭。弟突逢其所怒。故接浙行耳。而不知者。遂謂弟詩與杜老爭黃池之長。於病鄉則吾豈敢。

答同年計甫草

投金渚上衝寒犯雪。展磨鏡之誠。古人之誼也。接來教似不能不為旅人匏繫。涼涼窮窶慮者。弟因思古者井田而外。另有士田。可考則居有食也。出則必有師。從師遊者。即從師食。史記謂孔子養弟子三千人。固不足信。然弟子從孔子出遊歷國。其勢不齎糧而

引據俱與

此疾痛呼
父母之義
也亦古人
風烈非一
味肯倪仰
于人而已

食孔子之食。孔子何所取之。取之列國之餽遺也。故
晏嬰諫齊景公勿用孔子。曰。游說丐貸。不可以爲國。
是其證也。當是時。士居有士田。而出則非從師。則仕
耳。士窮而在下。多仕於諸侯之國。諸侯之國不能盡
收之。則又散而仕於列國之大夫。今弟與足下居既
無田。而出又不仕。將從游以求食耶。則足下方有瀨
水之痛。而弟之心喪者。又數年於茲矣。昌黎與李習
之書曰。孔子稱顏回。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彼人者。有
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
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弟無所依歸。無所取資。則餓而
死。不亦難乎。夫昌黎之在當時。其汲汲於圖其窮也。
固然。然猶有陸宣公爲之師。又有張建封。裴晉公。諸
賢爲之知己。卒能不死於窮餓。而卓然成一家之言。
若弟與足下。復何望乎。復何歸乎。事之所無。可如何。
者。皆不足復道也。惟靜以俟之而已。幸自愛。勿多談。

與鄧生

聞方爲令子開筆覓師。大不易。此事與宗師教人。參
禪恰相反。教人參禪。先須塞斷渠悟門。如銀牆鐵壁。

令渠自尋出路。若教子弟第一。要開導他悟門。眼中金屑亦不可著。况瓦石乎。今之俗學坊刻。瓦石也。足下其慎擇之。

又

讀書要此
着眼非為
捉人破綻

詩歸乃僕二十年前閱本。足下既欲閱之。留案頭可也。但景陵二公紕繆甚多。今略舉一二。以資隅反。古詩如口生垢。口戕。一詩數口字。乃古方空圈蓋缺文也。今誤作口字。解近見周櫟園先生辨之矣。許由箕山歌謂予欽明。鍾云欽字下加一明字。卽敬字上

加一聰字也。此欽明字出尚書第一行不之知也。魏

武短歌行沉吟至今。下有呦呦鹿鳴四句。今欲刪之。

欲續反斷矣。謝靈運美人竟不來等句。評曰無鬚眉

氣。則毛詩離騷止可閨房提唱矣。六憶詩憶食時。是

憶美人食時。故下文云臨盤動容色。今解作食眠時。

憶美人何啻天淵矣。君不見行路難之體。如是以套

抹之矣。劉瑗左右新婚詩。蛾眉參意畫。俗本誤刻作

參字。評云三意畫。居然聰明人。後學承譌。吳人至有

賦三意眉詩者。老杜公孫劍器行。渾脫者劍器之名。

也。今以渾脫瀏灘頓挫六字連圈矣。凡此杜撰劇可噴飯。其他如當壚曲明月二八照花新。當壚十五晚留賓古本止此矣。今忽增回眸百萬橫自陳一句。薛能長安道詩刻許昌集。今改作此路去。而于本題上先加圈批。其不深思精攷疑悞。後學未易縷指。要須得古詩唐詩舊本較讐之。乃可讀也。

與吳岱觀

猶憶丁丑年春燦以訪舊至湖上。君家兄弟讀書靈隱山中之澗堂。遣蒼頭導燦入山。薄暮叩扉。月光已

映林端。君家兄弟篝燈吟哦。輟筆墨戛然而迎。相與披衣一笑。沽酒人出。踉蹌入呼澗橋上。虎推窓眎之。三乳虎跳躍已作咆哮勢。兩老虎蹲踞不動。毛髮森矗。目光如火炬。有戒心焉。吹燈拒扉。裹衣而睡。夜半聞嘯聲。小僮阿吉驚墮枕頭。下次日與君家兄弟步踏虎跡上。韜光題姓。字年月在竹上。事如昨日耳。辛丑初夏再過湖上。再至靈隱。再訪澗堂堂已傾欹。但餘壁落一僧雛。拄門而應。微曩時君家度閣筆硯處。及予臥榻驚墮枕頭處。皆茫無所向。旅葛旅葵蒼

信手書來
都有遠致

涼一望汝目。汝面如在我眼旁。三嘆而出。坐澗橋上。戲語同行。乳虎想已老。老虎想已死。橋之上下無一。跡。吾兄仕宦秦中。蒼浮飄泊廣陵。余獨來履葉。捫石。悵悵然。惘惘然。如尋失落物。事上韜光竹已見。數十世孫。卽有鐫字。皆他人姓。字年月無我分。當時阿吉。綠髮鬢。娑覆額兒也。而葬黃壤已二十餘年矣。人世聚散。便如春夢之瞥。然無蹤燈下戲場子弟。又在他家。搬演別齣。去波斯匿王追記三歲時。謁耆婆天。經過恒河水。六十年間。水流如故。不能不自傷髮白面皺也。何時與兄重話西湖上。正恐似兩老仙坐菰蘆中。談滄桑往劫耳。

與雪鑪上人

寧可與有
志氣人相
罵不可與
無志氣人
說話此二
事最與學
人警策

兄年少精警。機鋒圓辯。書法畫品。俱欲火攻華亭。又其餘耳。聞弟出山後。兄卽荷老人印付。黃山白嶽之遊。助發胸襟。長進多少。不似弟爲黃楊木禪。徒羨徒羨。但須立志堅決。得師友之力。不肯一刻放過。乃佳也。古人如老南和尚。徧叅諸方。聞石霜楚圓之名。特地去訪。及到石霜。頗聞其有不可人意處。南大不樂。

徘徊山下數日又思量既到此須一見而決揭簾欲入又不捨得下一拜如是者三遂奮然曰有疑不決終非丈夫徑入纔啓口便被石霜降下他終身事之此便是求師樣子也宗杲與法一爲友中州喪亂同舟下汴杲數視其笠一怪之伺杲起去得笠中一金釵取投水中杲還色動一叱之曰汝一釵之不忍而望汝了生死耶我已投之水矣杲起整衣作禮曰兄真宗杲師此便是求友樣子也花山禪大於海師友邊精詣破的何待予言言之者鞭影也其勉旃

與汪舟次

弟嘗作一年之詩至歲除欲燒之不果也明年歲除又欲燒其一年之詩并燒前幾年之詩已而皆不果也徐而自解之曰留待後人爲我燒之每謂隋煬帝好頭頸還自家斫此血性男子語所以博得做個詩中浪子弟之不能自燒其詩詩之所以不逮古人也而足下與野人猶欲過而存之亦姑息之愛而已豈愛弟之深者乎

答徐甥問詩

標下生則竟燒之矣能自燒其詩而詩復不逮古人止不如稍稍姑息之

吾甥竭來千里問詩於老舅媛姝以一聞為足河伯以秋水自多吾甥皆無之要之此事勤學而多為之自工師承古人莫如老杜非謂詩之能至于老杜也其法度家數較嚴于初盛諸家用一字如關門之鍵立一義如軍中之令其門戶開闔對仗精整所謂晚節漸于詩律細者也律詩無論其絕句數首中必五六首有出句對句此猶律中之律也其五古七古歌行中間必有數聯有出句有對句此則古中之律也故曰詩律細此老杜非專以律詩為律也子于古詩

看律字細

多不置出句對句則無古詩之律矣并于七五絕句首首散行不一二置出句對句則并無律詩之律矣此說詩必講律也然有本焉黃山谷學杜所謂江西詩派者也其甥洪駒父徐師川問詩于山谷山谷答駒父曰見詩嘆息彌日不謂便能入律如此然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稱人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處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尤當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其答師川曰讀書須一言一字自求已事方見古人用心處

答甥問詩
即引山谷
答甥語答
之現成得
妙

又題卷云。上藍生詩詞氣甚壯。筆力絕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解事。又云。老舅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有日新之功。當於古人中求之耳。山谷之教其甥如此。知山谷之所謂入律者。所謂曲折者。所謂老杜句法者。所謂讀書已事者。所謂學古人而日新者。詩之關樞盡此矣。雖然。豈惟詩文哉。吾甥更進思之。

示兒

讀書作文
張最要明

作文之法有題句在此。而題意在彼者。趙簡子謂諸

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先得者賞之。諸子馳之。無所得。小子毋卹曰。得之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無毋卹之智。則求符于常山而已矣。雖然。義有兩登。如鴻門之劍。項莊欲取之。項伯欲蔽之意。乃俱在沛公也。隱隱躍躍。乃見機器之妙。

又

善射者愈射。則箭越愈大。善奕者愈奕。則碁局愈小。于文亦云。

安致遠

靜子山東壽光人
蘭雪堂集

與蔡漫夫

常謂天寶二十年離亂。祇成得杜老一部詩集。自
 丙子以來十餘年中。將偌大一個乾坤。反覆播弄。幾
 番整頓。始有今日。不知尚有少陵野老。睥睨其旁。否
 有其時。無其才。亦是天地一大缺陷。

窮空既誠
 如何落想

結隣集卷之四終



